

◇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南方科技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大楼是座柔软的楼，下雨的时候尤其柔软。唰唰唰，唰唰唰，像走路，像洗脸，像低微聊天，像有声的思考。进入大门，有一个巨大的天井，名内庭井；雨落下来，全部进入水井连廊中，所谓四水归堂。四四方方的连廊，水深约一指，水底的白色碎石都显得干干净净。抬头看不见斜上方的天空，却能感觉到天空就在上面。二楼有稀疏的竹，与连廊中间空地上种着的两棵松树，一苍黄一深绿，遥遥相对。

我似乎看到一个人站在那里发呆。那个人似我非我，似他非他。他也许是另一个姿势：搬一个小凳坐在水边，看雨听雨。雨时疾时徐。骤然变大时，哗啦啦作响。尽可放心，一点都淋不到身上。水廊中冒起一个个小气泡。一个接一个。他知道，那雨必须是要断开的。紧密、连续，却没粘结成一条绳子。这样，雨中的人才不至于顺着雨绳爬向高处。

新疆戈壁上的天，暗得很晚。

在塔里木油田迪那采油气管理区，吃过晚饭，差不多晚上8点半，我和几个朋友在油田的生活区走一走，感受一下戈壁。

生活区后面，有一个小花园，在两排笔直的白杨树前拍完照，一转头，我就看到了戈壁滩远处的一片火红。

戈壁上的黄昏日落，原来那么美：看日落款款跌进迢迢星野，霞光舒缓又温柔，我的脑海中，一下子跳出了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的诗句，第一次到戈壁的我，是真的挪不开步子了。

白天，开车行在戈壁，那种惊险刺激，让我忘了生活中的一切；这晚霞，把我拉回到了生活中。

刚回过神，就接到了女儿的电话。夕阳下，女儿的电话让我想起了出发去新疆时和网约车驾驶员的一番对话。

那天为了赶飞机，我预约了清晨四点半的网约车，担心司机机会犯困，我就和他聊起了天。

我问：这么早，若我不预约，能打到车吗？他答：难，因为这个点，很多司机刚下班。我继续问：那你为啥愿意抢这个单？仅仅是因为去机场的路远吗？出乎我的意料，他答：我每天就是这个点出来做生意的。下午一两点

一直对胡杨树有一种敬仰之情。用沧桑来注解胡杨，最是妥帖不过。见过胡杨你就知道，这个词仿佛就是为它而造。

那天在罗布人村寨，一个人指着一截干枯、粗大的胡杨说，你看，它还活着。其实，那截树身已经看不到丝毫生命的迹象，它无枝无叶，已干枯。可是它就立在那里，仿佛从来就是如此，它的存在就是活着。

在北方的大沙漠见到这样的胡杨，一定不要奇怪。它的确是活着的，胡杨树是长寿之王。塔河大桥那片胡杨林，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年了，人活不过一棵树。胡杨无论是活着的、还是干枯的，都在大沙漠上昭示着生命的倔强不屈，悲壮沧桑。

曾在塔里木河大桥见过一片胡杨林。形态各异，每一种姿态都是大地上无言的庄重。它们是征战的士兵，是翘首等待的妇人，三四株并排而立，左右旁逸的枝叶像大地上的舞者，又像是伸出巨擘指点山河。

胡杨们像是经过战争烽火，有的树身断裂，干枯的枝丫依然指向天空；有的

临水发呆

雨是天上的水，带来了上面的信息。我还看到了地上的水。陪我走路的朋友说，南科大整个学校是一个水系。背靠着长岭坡水库，成为大沙河的源头。大沙河穿校而过。另有一汪湖水，暂名新湖。我问，确定是这个名字了吗？答，还不一定。您有什么高见？我说，北大那片水叫未名湖，一辈子都“未名”，此湖可称“待名湖”，永远待名，永不命名。

一条水街，名岭南水街，宽约两三米，稀疏的几座小桥横跨其上。经过一座图书馆时，看见一棵巨大的榕树。这是以前村民的“神树”。村民搬迁，神树的浓荫还在，那些快被太阳烫熟的水，在这里凉快一下，清清爽爽地往下走。紧挨着，一条小溪沉入地面，潺潺流动。不远处正在施工，令小溪显得局促。溪畔种着好多夹竹桃，粉红的花朵

黄昏时分最念家

回家。

一天的生意就这样做完了？我有点不解。“到家后，我就去小菜场买菜，然后烧饭。晚上六点半，老婆和孩子到家就可以吃热菜热饭了。”继续聊，我才知道，这司机曾开过19年的出租车。为啥改开网约车？我继续问。答：一方面，出租车市场不景气。另一方面，自己想买个车，反正家里也需要代步用。

这一番聊天中，被提到频率最高的字，大概就是“家”。家很重要，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。顾家、念家、管家，就算人不在家，也要时时想家，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。

在迪那采油气管理区，我住了整整一天，我发现，塔里木油田的生活区很有家的感觉。

在油田工作的朋友告诉我，从飞机上往下看，这里的生活区就是戈壁上的绿洲。我很感慨，在我的印象里，远离家的油田工人都是硬汉，但在这里，我也看到了他们柔软的一面。为了让戈壁上的生活区有几丝绿意，他们在生活区里种了很多花草树木，为了让草木能存活，有些地方需要彻底

胡杨

树身呈现半边枝叶繁茂、半边枯裂的奇观。胡杨在危急时刻会自断生命的供给，在极度缺水的时候，它们会主动做出牺牲、取舍；有的胡杨树皮褪去，树身泛白干枯，却依然坚固，它们的存在就是对不朽最好的注解；还有些胡杨，树身倒地，却依然保持着树的尊严，依然粗壮、坚固，令人震撼。这种震撼是来自生命本身，对抗恶劣自然环境的无所畏惧。

无论是屹立还是倒卧，胡杨树身里透着苍凉，倔强，沧桑，悲壮，厚重，坚强，艰险，艰辛，艰苦，苦难，灾厄，肃穆，敬畏，壮观。见过这些树，你就会懂得生命不只是脆弱，就会懂得什么是永恒，什么是生生不息。它们如同雕塑般静止的生命仿佛永远如此，它们是立在大沙漠上的精神图腾，是大地上孤独的王，是时间长河里永不流逝的生命，是大地精神。

胡杨是树木里的贵族。秋天，胡杨把太阳的万丈金光都披在身上。树

张大了嘴，到傍晚才肯收拢些。

没有死水。所有的水都是活的。天上地下树上人身上猫身上，想去哪里去哪里，想是谁就是谁，哪个事物里面没有水呢？它才是真正的七十二变，七十二变的平方、三次方、四次方……变化无穷。人在水边发呆的时候，就变成了无数的事物。发呆并非停止思维，是抛开思维之外的所有事，专心思考。“魂飞天外”，多么具有诗意的一个词语。肉身还在地上，思想却已展开翅膀，遨游云间。在南科大，倡导“学生可以质疑一切”，质疑亦非敌视，是接近，是猜测、展望、犹豫、坚定，是奋不顾身地投入和前赴后继地奔跑，概括了所有可能性。若没有这些水带着，托着，它就飞不稳，摇摇晃晃。

我简直对水产生了固执的偏见：一个学习的地方，一定要有水，哪怕只有一条小溪，一个水池，甚至一棵树下的一汪积水。一个年轻人，要有一个地方面对着可以蒸发成气体的液体，发呆。

更换泥土。

除了绿植，这里还有水。当他们发现迪那的后山上有泉水，就将泉水从山上引了下来，建了迪泉、迪池、迪湖，湖中养了锦鲤鱼。生活区后的院子里，还有菜园和果园，西红柿、葡萄架、辣椒、葡萄、枣子、杏子……能想到的蔬菜瓜果，都能在这里找到。

夕阳西下，我们绕着步道闲逛，我还逛到了一个孔雀园，孔雀园里有两只孔雀，还有火鸡。穿着石油工作服的小伙子，一边喂着孔雀，一边打视频电话。我无意中听到了几句念家的话，他正在电话里和妻子讨论宝宝哭闹的原因：我觉得要不就是尿湿了，要么就是拉便便了……

此行，我接触到很多油田工作者，他们长年在前线工作，常常连续工作20多天才回家休息。生活区给他们营造了家的氛围和感觉。

看着晚霞渐渐褪色，我想到了唐伯虎诗中的两句：“晓看天色暮看云，行也思君，坐也思君。”戈壁上的晚霞，给了我一份不一样的美好，那是一份对家的思念。家，并不是一个仅仅用来寄居的场地，家是可以挥泪，可以狂放，可以松懈……念家的感觉，很美妙，很悠长，就如这沙漠戈壁上的晚霞，让你的内心始终有一份牵挂。

身镶满了金币，烁烁金黄。“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”，这是黄巢写菊花的诗，那是因为他没有见过秋天身披黄金甲的胡杨，如果见过，一定会颠覆他的视野。

在浩瀚无际的沙漠上，胡杨莽莽苍苍，身披金甲，气势恢宏，金色灿烂。在塔里木河浩渺的水域上，可以见到，金色、蓝色汇聚的色彩，明亮、高贵。人就会明白，什么是大自然的造化钟神秀。

看胡杨最佳的时机在十月下旬，短短十天，胡杨美到了极致。秋风过处，簌簌黄叶缤纷而下，湖水湛蓝，流沙万顷。身在其中，你几乎会以为，进到童话世界了，细腻、粗犷、静止、流动，天地之间的美莫过于此。

一生是要看一次胡杨的。天空湛蓝，河水青绿，胡杨金黄，云朵流白，如果这些时机凑巧，就一定能见到最美的胡杨。不只是色彩的美，还有辽阔的沙漠，无际的蓝天，你能见到大地上真正的勇士和贵族，而胡杨是当之无愧的。只有见过胡杨，见过大沙漠的人，才是无惧生死的。

◇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一直对胡杨树有一种敬仰之情。用沧桑来注解胡杨，最是妥帖不过。见过胡杨你就知道，这个词仿佛就是为它而造。

那天在罗布人村寨，一个人指着一截干枯、粗大的胡杨说，你看，它还活着。其实，那截树身已经看不到丝毫生命的迹象，它无枝无叶，已干枯。可是它就立在那里，仿佛从来就是如此，它的存在就是活着。

在北方的大沙漠见到这样的胡杨，一定不要奇怪。它的确是活着的，胡杨树是长寿之王。塔河大桥那片胡杨林，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年了，人活不过一棵树。胡杨无论是活着的、还是干枯的，都在大沙漠上昭示着生命的倔强不屈，悲壮沧桑。

曾在塔里木河大桥见过一片胡杨林。形态各异，每一种姿态都是大地上无言的庄重。它们是征战的士兵，是翘首等待的妇人，三四株并排而立，左右旁逸的枝叶像大地上的舞者，又像是伸出巨擘指点山河。

胡杨们像是经过战争烽火，有的树身断裂，干枯的枝丫依然指向天空；有的

◇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